

淘·乐·酷

儿童文学

转身去爱

周羽 著



幸福篮子
系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社

转身去爱

周羽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身去爱 / 周羽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8 (2018.11 重印)
(《儿童文学》淘乐酷书系)
ISBN 978-7-5148-4772-7

I. ①转… II. ①周…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7290 号

ZHUANSHEN QU AI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孙 柱

著 者: 周 羽	责任编辑: 孙 彦
插 图: LIAR	美术编辑: 刘妍妍
责任校对: 刘成聪	责任印务: 厉 静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 编 室: 010-57526070	传 真: 010-57526075
编 辑 部: 010-57526286	发 行 部: 010-57526568
网 址: www.ccpg.cn	
电子邮箱: zbs@ccpg.com.cn	

印刷: 中青印刷厂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字数: 128 千字		印数: 8001-13000 册
ISBN 978-7-5148-4772-7		定价: 24.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 (010-57526718) 退换。



序

嗯，请允许我先讲述一个和这本书没有直接关系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是我当老师受到的初次震动：

那是我刚上班第二个月发生的事。那时我二十二岁，教的是职高的学生，他们十五六岁。有一天，班里一个老实内向的男生一天都没来上课，也没请假。家校联系本上只有他的家庭住址，没有电话号码，于是我决定下班后去家访。我的班长，一个热情能干的女生得知后，含蓄地劝我“别去”，可我坚持要去。于是班长说陪我一起去，并邀上了班里几个高大的男生。他们说他们从小在这一带长大，熟悉地形，给我做向导。我们很顺利地找到了那个男生的家——一间倚靠着旧楼房违章搭建的房子。房门掩着，敲门没人应答。推门而入，我被屋内的“家徒四壁”惊呆了：房屋中间一张掉了漆的斑驳餐桌，餐桌四周围着长条凳、塑料凳。墙角一个熏黑了的红砖垒的炉子，炉子上一口黑铁锅，一个简易的壁橱立在炉子不远处。除此之外，没有其

他家具。我很难想象，在武汉市内，有这样简陋的“家”。头顶有阁楼，阁楼上有人声。随行的一男生冲阁楼喊：“有人吗？老师来家访啦！”阁楼上传来含混不清的应答：“哦，好的！”我准备顺着楼梯上阁楼，被学生拦住了，示意我在下面等着。等了好半天，才有一对中年男女下来，他们是我来家访的孩子的父母。他们向我表示歉意，说孩子出去了，因为孩子今天不舒服所以没上学，也忘了请假，并保证孩子明天一定准时到校……第二天，那个孩子来学校了，向我道歉。聊到他的家庭情况，他告诉我，爸妈均吸毒，把家败光了，强制戒毒好多次都没戒掉，全家靠爷爷的退休金生活。爸妈在家吸毒时，他和爷爷就躲出去，他和爷爷恨死毒品了。昨天我去家访时，爸妈正在……其实班长他们都了解他家的情况，因为他们都是老街坊，知根知底。他们所谓的“陪我家访”实际上是“保护我的安全”。班长他们的善良与用心让我感动，他的境遇让我同情与揪心。我在想：学生成长中的隐痛我了解多少？我能帮他们多少？又能给他们怎样的引导？读到高二，他辍学了，他说他要远离父母。他去了一个亲戚家的建筑工地打工。起先他还和我保持联系，后来就断了音讯。我总是会想起他，不知他过得怎样。他曾跟我保证：绝对不碰毒品，堂堂正正做人。也不知他做到没有。

我一直不敢写这样沉痛的故事，不是我回避沉痛，而是我怕把握不好那个“度”，给读者带来压抑感。我的意思并不是我

只想写轻快明媚的小说，生活中有疾风骤雨，小说中当然不能只有灿烂千阳。但是，生活中的风雨总会过去，那么小说也应该让人透过沉重看到希望与光亮。

这次我写的三部小说，题材都比较沉重，第一个故事关于“面对死亡，如何转身去爱”。写它是因为媒体不止一次报道过“学生坠楼”事件，我们学校也发生了一起，这事引起我极大的震动。面对这样的惨痛事件，我们除了为逝者痛心之外，是否还应该关注一下逝者的老师、同班同学、好朋友？生活总得继续，他们该如何直面痛苦，转身去爱？第二个故事关于“怎样承担自己的家庭责任”。我们班转来一个病休大半年后复课的女生，她曾和她考入重点高中的双胞胎姐姐一样优秀，可是因为学习压力过大不得不回家休养。我想写她的故事，却找不到好的切入口。直到有一天，我坐轻轨时看到一对兄弟，哥哥十一二岁的样子，弟弟五六岁吧，弟弟很明显是智障儿童。一路上哥哥对弟弟关爱有加，让人看着很暖心，于是我找到了我的小说的切入口。第三个故事关于“隐性留守少年如何坚韧成长”。我猜每个班都会有“留守少年”，如今的留守学生有“显性留守”——父母在外打工，一年难得回家两次；也有“隐性留守”——父母虽在身边，但忙于生计，每天和孩子连擦肩的机会都很少，因为两代人早出晚归的时间点不同，一天碰不上面儿，说不上两句话。留守的孩子们该如何面对现状？指责家长的缺席？自怨自艾生活

得无可奈何？我想当我们改变不了现状时，只能坚韧地面对“留守”。

这些是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从中会不会读到几分熟悉、亲切与触动。至于它们有没有“透过沉重给你希望与力量”，这个我说了不算，得等着亲爱的你们去评判。

我想给这套书命名为“幸福篮子”，是因为，不论是作为老师还是作为作者，我都希望我和我的学生、读者做一个幸福的人。一位教育家曾说：要培养学生面对一丛野菊花而怦然心动的情怀。那么，作为教师和作者首先得有这样的情怀，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有一颗柔软而丰盈的心。我想，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有引领的责任：引领孩子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一个能承担后果、应对变故、改善自身和环境的人。这样的人才是幸福的人吧。

那么，期待我们都能成为幸福的人！

周 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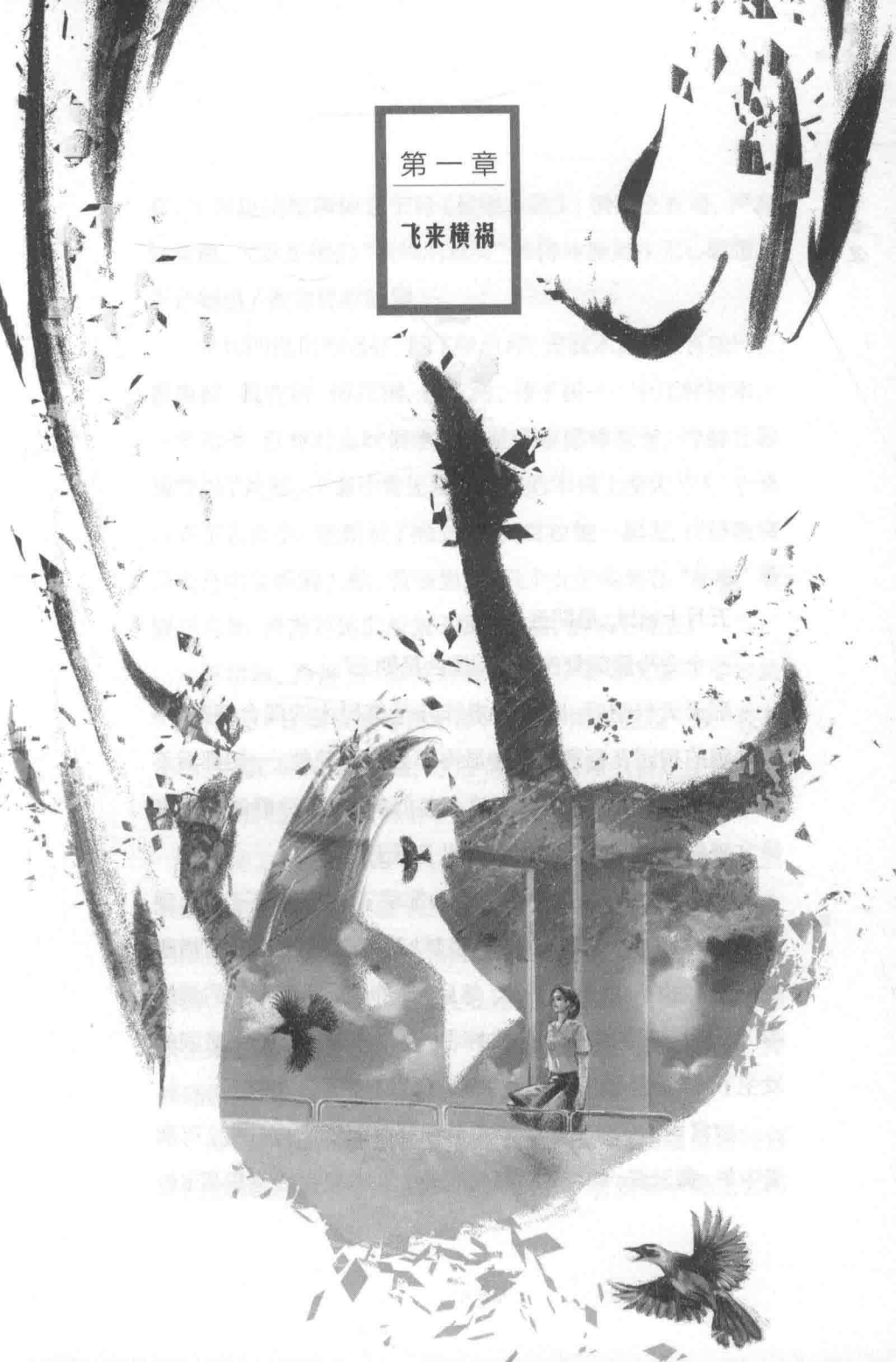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飞来横祸	1
第二章	数学老师肖炮	28
第三章	骄娇女苏萌萌	42
第四章	冷静的消沉	59
第五章	救猫行动	70
第六章	冷静的家事	79
第七章	所有痛苦一起涌来	87
第八章	洪水中求生	101
第九章	特殊的慢递信	118
第十章	冷静的忏悔	130
第十一章	帮助妈妈	151
第十二章	突然出现的生父	159
第十三章	分配生考试	190
第十四章	尾声	214

第一章

飞来横祸





五月十三日，星期五。

一个令冷静刻骨伤痛的“黑色星期五”。

那天天气晴好，暖风送来阵阵花草树木的混合清香，中午热闹的校园在春意盎然中显得那么生机勃勃，一切都看不出飞来横祸的预兆，可就在这么美好的春日，冷静的好朋友徐文婷却从学校实验楼天台上纵身跃下。

听到这个消息时，冷静整个人都蒙了，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拼命幻想着：这是在做梦，噩梦！醒来，我要醒来！可惜醒不来，因为她一直是醒着的。然后，冷静就陷入了无尽的懊悔中：那天中午，如果我和徐文婷在一起，不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了吗？冷静很后悔那天中午自己独自去了合欢树下。

按常规，冷静每个中午都会抓紧时间做家庭作业，可那天中午，黄云蕊、韩佳瑶、苏萌萌几个女生聚在教室里眉飞色

舞、手舞足蹈地聊综艺节目《极限挑战》，情绪之亢奋，声音之尖锐，尤其是她们“共鸣的欢笑”吵得冷静实在无心解题，于是她出了教室凭栏眺望。

学校的绿化相当好：除了绿草坪、青灌木丛，还有松树、香樟树、银杏树、樱花树、桂花树、柿子树……十几种树木，一年四季，任你什么时候瞧去都是满眼郁郁葱葱。冷静让眼睛放松了片刻，无意中瞥见合欢树下的木椅上空无一人，于是决定下去坐坐。她想起了徐文婷，打算拉她一起去，可是教室里没有徐文婷的人影。教室里，那几个女生依然在“聒噪”着娱乐八卦，冷静对她们投去不屑的一瞥，扭头下楼去。

下楼时，冷静想：徐文婷哪儿去了？莫非又去守望她的“男神”了？还嫌被羞辱得不够吗？冷静内心涌起一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这股情绪让她赌气打定主意不管徐文婷，自己一人去长椅上寻个清静。

长椅上可以容纳四个人，可是冷静知道，如果不是熟人，其他人是不会坐到空位子上的——这是中学生之间心照不宣的规矩——如果看到一个和自己不熟的人径直走过来坐自己旁边，第一反应就是：认错人啦还是脑袋进水啦？这不是地铁上的长座椅，不熟的人坐一起真的会感觉很怪。所以，冷静确定，她能独享这个长椅。

冷静伸直双腿，胳膊搭在椅背上靠坐着，这是她比较喜欢的放松姿势。冷静的绰号叫“冷大”，班里同学都这么叫



她。冷静的长相不算抢眼，瘦瘦高高，皮肤白皙，头发扎成马尾辫干净利落地束在脑后。头发上没有任何装饰物，连扎马尾的橡皮筋永远都是黑色。她的眼睛不大，但目光总透着自信，从没见过她在班里高谈阔论或开怀大笑，总是一副宠辱不惊的淡淡表情。不知是不是因为她是学霸大姐大的缘故，自带气场，所以大家尊称她“冷大”。

头两天持续的大雨和大风驱散了雾霾，天空呈现出透明的蓝色，蓝得让人心醉，蓝得让人心疼。在冷静看来，美好的事物总让人心疼，比如清晨紫色牵牛花上的露珠，晶莹剔透，轻盈可人，你总担心它会从花瓣上滑落；比如窗外清瘦的上弦月，你一个转身它就轻悄悄地躲进薄薄的云层，那副娇羞的模样让人不忍打扰。

冷静头顶是棵高大繁茂的合欢树，每到六月，树上便会一嘟噜一嘟噜开出许多粉色小绒球似的花。风过时，红花随绿叶摇曳，好像腼腆少女害羞的红晕，散发着清幽的香气。冷静闭上眼，想象此刻头顶是满树繁华。合欢树上几只鸟在热切地交流，像一阵轻快的音乐雨，散乱地、急促地洒落下来。冷静听不懂它们在说什么，但她喜欢它们的兴奋与吵闹。

学校里飞飞落落、叽叽喳喳的鸟可多了，麻雀、喜鹊、鸽子、斑鸠这些冷静能叫出名字，其余的冷静就叫不出名字了。有一种鸟冷静叫它“胖箭”，这种鸟体形比鸽子浑圆，全身羽

毛是灰色，但它起飞比鸽子疾速，总是箭一样地射进树冠里或是冲向天空；还有一种鸟冷静管它叫“长尾仙”，停在树枝或草地上时，它总翘着长长的尾巴，收拢的羽毛黑得发亮，当它展翅时，你才发现它翅膀尖的羽毛是白色的，像一圈白色花边镶嵌在黝黑的翅膀上。它喜欢在空中滑行盘旋，体态轻盈优雅，冷静觉得它有股“仙”气。

冷静快要在热闹的鸟声中陶醉了。她在心底觉得好笑：明明听得懂苏萌萌她们的聊天，却极不喜欢；明明听不懂鸟儿的语言，却莫名喜欢。这懂与不懂、喜欢与不喜欢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玄妙啊！

突然，一阵从未有过的嘈杂声涌进冷静的耳朵，冷静从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慌乱与惊恐，而且声音瞬间汇集起来，来势汹汹。冷静睁开眼，诧异地看到操场上的人正挤挤挨挨、乱哄哄地往同一个方向跑——难道打铃啦？怎么一点儿也没听见呢？冷静抬腕看手表，十二点四十二分，离打铃还有二十八分钟呢。然后，冷静听到教学楼也传来异样的嘈杂声，再仔细一看，教学楼走廊里莫名涌出好多人，都匆忙地往楼下奔。

怎么回事，地震啦？冷静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往空旷地方走。不对，地震时大家应该跑到操场上集合，操场上的人干吗还往别处跑？冷静立即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她张望了一下，发现那些人都往实验楼方向跑去，从她面前经过的同学个个神



色紧张慌乱。

这是怎么啦?

冷静向教学楼缓慢走去,她不知道该不该回教室,楼梯上都是从上涌下来的人潮,自己此刻上楼肯定是艰难的,于是她站住了。冷静肯定不会随人潮涌向实验楼那边,在没弄清原因之前她是不会随大溜的,而且她顶不喜欢凑热闹。

这时,一个男生经过冷静身边,冷静虽不知他叫什么,但知道对方是隔壁班的,每次在第一考场考试总碰到,不是“熟人”却是“熟面”。

“呃!”冷静喊住他,“怎么啦?”

“有人跳楼了。”男生停下脚步,面色看起来有些凝重。

冷静的心咚地一沉,呆住了。

在男生看来,眼前这个女生果真“人如其名”,遇事十分“冷静”,没像其他女生,听到惊悚的消息就大惊失色地捂住嘴巴或难以置信地一连串追问:真的?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男生见冷静似乎不想问什么——其实问了自己也无法回答——于是冲她点点头奔向目的地。

男生走后,冷静只觉得手脚发冷,一股寒意向全身蔓延,手臂上炸开一阵酥麻麻的感觉。她抬起两只手臂一看,皮肤上的鸡皮疙瘩颗颗战栗,汗毛排队似的根根竖立。怎么会有学生跳楼?这种只听说过,或偶尔在新闻里看过的悲剧怎么就发生在自己学校了?太可怕了!冷静心跳加速,立刻往教室

跑——现在她只想赶快回到自己熟悉的教室，看到身边熟悉的人，做自己熟悉的家庭作业！

楼梯上已经空了，冷静顺利跑上三楼冲进教室，教室里空空荡荡，冷静甚至都以为自己进错了班，但她很快看到课桌上熟悉的笔袋——那是自己的笔袋。她逃也似的回到自己座位上，课桌上摊放着下楼之前的作业。

嗯，眼前熟悉的题目让她的心跳平缓了一些，冷静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她想躲进题海中屏蔽身边发生的一切，可有人把她从题海边拖出来，甩向了无底的深渊。

是黄云蕊，她冲进了教室：“快……鹿夫人……鹿夫人……冷大……跳楼了！”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声音颤抖着。

“鹿夫人”是徐文婷的绰号，有一次她的作业本“姓名”后面没写自己的名字，写的“鹿晗夫人”，老师发作业本时就喊：“鹿晗夫人！鹿晗夫人！”最后就剩她没作业本，她才记起自己的“忘我”举动，红着脸上讲台领自己的作业本。然后，大家就叫她“鹿晗夫人”，简称“鹿夫人”。冷静知道，徐文婷其实很享受这个绰号。

冷静抬头看着黄云蕊，心如擂鼓，等她把话说清楚。

黄云蕊焦急地指着实验楼方向，脸色煞白，说：“快……下去……鹿夫人跳楼了！徐文婷跳楼了！”说完瘫软在地上



“哇”地大哭起来，边哭边呜咽着喊：“为什么……为什么呀？她为什么……做这么可怕的……事呀！”

当冷静明白黄云蕊在说什么时，整个人一下子就蒙了，握着笔呆坐在那儿石化了一般，脑袋里一片空白，耳边嗡嗡嗡嗡乱鸣。

黄云蕊忽地从地上爬起来，冲到冷静身边，抽掉她手里的笔甩在桌上，拽着她喊：“快点，别傻坐着了！再不下去恐怕连她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

黄云蕊一语成讖，冷静真的没能见到好朋友徐文婷最后一面。

冷静被黄云蕊拖拽时才惊醒似的起身，随着黄云蕊往教室外跑。冷静觉得自己全身发冷，手心却是汗津津的，脑袋里一个劲儿地想：她为什么要跳楼？她怎么会跳楼？中午吃饭时她还说起在网上看中一件衣服的呀！

两人跑到楼梯口就被迫停住了——全是上楼的人。此刻校园广播里一遍遍喊着：“请全体学生迅速回班，迅速回班！各班班主任迅速进班，迅速进班！”

黄云蕊和冷静退到墙边站着，不知该进还是该退。人群里零零碎碎的议论飘进她们的耳朵：

“她们班主任跪在她旁边哭得哟——难道是被班主任批评跳楼的？”

“……我没敢挤进去看，怕做噩梦。他们说没流血……”

“不知道有救没？下面那丛竹子拦了她一下……”

竹子？

冷静突然记起她和徐文婷曾趴在天台栏杆上聊天时，徐文婷指着下面的翠竹说：“看，它像不像一团绿色的云？我如果能躺在上面，让这团绿云托着我就好了。”

冷静瞅瞅那丛竹子，中心的竹枝笔直挺立，四周的竹枝柔韧地舒展开去，不论哪种姿态，枝条纤细如骨，怎么看也不像棉花糖似的云朵呀。不过冷静早就习惯徐文婷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了，也就不会和她就此争论了。冷静看完竹子又扫了一眼徐文婷，似笑非笑地回答：“这团云不够格啊，哪托得住你！你，如此有分量之人。”

徐文婷马上明白冷静的意思了——自己有点胖，身高一米五六，体重却将近一百二十斤。徐文婷娇嗔地擂冷静一拳嚷道：“好讨厌！是你太瘦啦，排骨似的，一米六三才九十二斤！我这叫肉感，肉感懂不懂！”

“那么，绿云托着肉团？”冷静看着徐文婷认真地问。

“哈哈！”徐文婷忍不住笑了，“我就喜欢你的冷幽默。”

那么，今天，徐文婷真的是在尝试“绿云”是否能托住“肉团”吗？想到这儿，冷静的眼泪奔涌而出。

“你们俩站这里干吗？”正回教室的韩佳瑶看到墙边的两人问。